

當湖文繫初編



當湖文繫卷六目錄

卷第六 序

玉篇序

陳顧野王

世譜序

宋魯宗道

世譜序

宋魯嘗

編次杜工部詩序

魯嘗

世譜序

宋魯可簡

世譜序

宋魯應龍

樂郊私語序

元姚桐壽

鎮遠郡志序

明沈榮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目錄

楊公遺愛錄序

明屠勳

東湖別意序

屠勳

馮氏族譜序

明馮俊

吳浙水政圖志序

明屠應垓

凱雅序

屠應垓

常熟縣清理田糧序

明馮汝弼

柘湖遺稿後序

馮汝弼

周易程朱兩先生傳義箋序

明沈懋孝

本朝分省人物考序

明過庭訓

乍浦九山志自序

明天植



過叔寅文稿序

明 陸上瀾

周雲蚪大易集義序

明 倪長圩

吉水器虛刊冊序

明 沈中柱

楊蓉城稿序

明 許丕祚

冬官補亡自序

明 錢 𧇧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目錄

二



冬官補亡自序

楊蓉城稿序

吉水器虛刊冊序

周雲蚪大易集義序

過叔寅文稿序

玉篇序

陳顧野王

昔在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文政罷結繩教興書契
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尙矣爰至元龜龍馬負河洛之圖赤
雀素鱗標受終之命鳳羽爲字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
故能傳流輿典鈞探至蹟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
樂可知驛宣萬里則心言可述授民軌物則縣方象魏興功命
眾則誓威師旅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附別執士師於
兩造勒功名於鐘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雕
金鏤玉升崧岱而告平汗竹裁縑寫憲章而授政莫不以版牘
施於經緯文字表於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戶而觀遐年之世
當湖波擊初編

卷六

藏形晦跡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以測九垓則靡差膚寸詳
觀記錄以游八裔則不謬毫釐鑿水鏡於往謨遺元龜於今體
仰瞻景行式備昔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故設教施法無以尙
茲經世治俗豈先乎此但微言旣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
開異義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
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猥
承明命預續過庭總會眾篇校讐羣籍以成一家之製文字之
訓備矣而學慙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敏理辭彌躓旣謬先蹤
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

世譜序

宋魯宗道

先大學士韜譜有年矣宗道忝列中書政事堂進事聖明退從公餘偶念及此未嘗不深親親之懷也古聖人賜姓名氏以區別貴賤親疏自李唐來五代紛擾大族罕有存譜者余族繁衍散列凡出祖派譜源皆同自今而後有科名選舉地無論遠近則仍書之曰某年某科職官仕宦爵無論尊卑則仍書之曰某官某宦遷居流寓族無論聚散則仍書之曰某都某里非徒誇門第矜勢隆也要惟深親親之意於無窮我更有勉焉者處家毋不孝不友出仕毋尸素苟祿前序未盡謹書於後

天聖戊辰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二

世譜序

宋魯 嘗

魯氏得姓曲阜著於扶風衍於江浙開橫江之流派也余家世居海鹽之當湖鄉老周公權嘗語嘗曰頃與陰陽家偶覘郊原福地至城西驛右有冢鬱然不知其為誰也挹其勝槩當有發祥者不知即我家高祖宅兆乃先兄檢詳賜第之初年果地靈人傑歟抑陰德深遠故慶流苗裔以至此也今者克昌厥後亦云盛矣譜不脩忘祖也祖可忘乎於是哀集族類少長年甲彙纂家譜因書先德餘緒以告來者各宜禮法以相持孝友以相勗德業以相脩毋隕越以墮家聲庶永保於世世或不念門戶而有忝前人使他人目之曰魯氏之敗由某人始實可羞也亦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二

可痛也先世生五男一學浮屠氏孫男二十八人曾孫七十有五人重孫二十有五人自爾繁衍當續入譜也

紹興十年

六盛矣譜不脩忘祖也祖可忘乎於是哀集族類少長年甲彙纂家譜因書先德餘緒以告來者各宜禮法以相持孝友以相勗德業以相脩毋隕越以墮家聲庶永保於世世或不念門戶而有忝前人使他人目之曰魯氏之敗由某人始實可羞也亦當湖文繫初編

編次杜工部詩序

宋魯 嘗

騷人雅士同知祖尙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澀左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不可追跡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紆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漾風雲蕩汨蛟龍龜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嫩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槩見如陪公杖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面語何患於難讀耶名公巨儒譜敘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說如蝟余因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四

集畧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先後摘諸家之善有攷於當時事實及地里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大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敘次旣倫讀之者如親羅艱棘虎狼之慘爲可驚愕目見當時眈庶被削刻轉塗炭爲可憫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瘁卒至於爲少年輩侮忽以訖死爲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邱冷齋魯嘗序

世譜序

宋魯可簡

監獄少卿二叔父繼輯譜牒而少卿再繫序焉可簡覽族類之
 行為驗天道之報施不勝感慨係之矣夫為善而蒙福理也兇
 暴而免咎者變也謹厚而脩年理也刻薄而永世者變也積學
 而通顯理也迂疎而成名者變也勤儉以起家理也蕩佚而豐
 裕者變也君子循禮以蹈其常小人僥倖以乘其變傳曰是穰
 是裴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為善者不改其度終克有濟可簡敬
 書譜末以解吾族為善而未蒙福者之惑因以示夫僥倖以乘
 變者之戒 乾道己丑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五

世譜序

監獄少卿二叔父繼輯譜牒而少卿再繫序焉可簡覽族類之行為驗天道之報施不勝感慨係之矣夫為善而蒙福理也兇暴而免咎者變也謹厚而脩年理也刻薄而永世者變也積學而通顯理也迂疎而成名者變也勤儉以起家理也蕩佚而豐裕者變也君子循禮以蹈其常小人僥倖以乘其變傳曰是穰是裴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為善者不改其度終克有濟可簡敬書譜末以解吾族為善而未蒙福者之惑因以示夫僥倖以乘變者之戒

世譜序

監獄少卿二叔父繼輯譜牒而少卿再繫序焉可簡覽族類之行為驗天道之報施不勝感慨係之矣夫為善而蒙福理也兇暴而免咎者變也謹厚而脩年理也刻薄而永世者變也積學而通顯理也迂疎而成名者變也勤儉以起家理也蕩佚而豐裕者變也君子循禮以蹈其常小人僥倖以乘其變傳曰是穰是裴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為善者不改其度終克有濟可簡敬書譜末以解吾族為善而未蒙福者之惑因以示夫僥倖以乘變者之戒

世譜序

監獄少卿二叔父繼輯譜牒而少卿再繫序焉可簡覽族類之行為驗天道之報施不勝感慨係之矣夫為善而蒙福理也兇暴而免咎者變也謹厚而脩年理也刻薄而永世者變也積學而通顯理也迂疎而成名者變也勤儉以起家理也蕩佚而豐裕者變也君子循禮以蹈其常小人僥倖以乘其變傳曰是穰是裴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為善者不改其度終克有濟可簡敬書譜末以解吾族為善而未蒙福者之惑因以示夫僥倖以乘變者之戒

世譜序

監獄少卿二叔父繼輯譜牒而少卿再繫序焉可簡覽族類之行為驗天道之報施不勝感慨係之矣夫為善而蒙福理也兇暴而免咎者變也謹厚而脩年理也刻薄而永世者變也積學而通顯理也迂疎而成名者變也勤儉以起家理也蕩佚而豐裕者變也君子循禮以蹈其常小人僥倖以乘其變傳曰是穰是裴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為善者不改其度終克有濟可簡敬書譜末以解吾族為善而未蒙福者之惑因以示夫僥倖以乘變者之戒

世譜序

宋魯可簡

世譜序

宋魯應龍

應龍結髮讀書佩服先訓嘗觀高叔祖少卿序系族譜擢魏科登仕版者接踵遂以詩禮名家時父兄之教固先而子弟之率亦謹凜然昭義方之訓怡然敦孝友之風江浙間莫不以魯氏爲義族自伯祖提舉再敘族譜歷述盛事時節朔必詣墓次展省寒食上冢諸母執豆籩戴白垂髻罔敢不至繼自今家風禮教已非昔比時序或不往來子弟或不識面今日若是後世可知我氏發源天聖垂裕迄今二百六十餘禩子生孫孫生子支流派別固已衆多祖宗之燕翼豈淺渺哉龍當丙辰歲侍司戶叔父席因論及族譜由八世九世至十一世行第名分自有次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六

序將付剞劂昭示來茲丁巳置草籍遍達未入譜者徵其訓名成表年甲生時某人某人子某人女某已入仕則書任某官未訓名則書某小字某男已娶則曰娶某氏某女已適則曰字某人始自乙巳逮於丁巳凡一十三年間隨行編類譜成爰爲之序

寶祐六年

龍

應

龍

序

魯

應

龍

世譜序

樂郊私語序

元姚桐壽

至元壬辰兒將逆婦海上遂移家豐山之陽明年二月畢婚事
沈夫人出拜曰亡人所遺祇一襁中嬰孺門戶衰冷所冀翁媪
即君爲我支辦倘云此後終當離異是非亡人託契翁媪意矣
余悲其言謂吾婦曰世方擾擾桐江迫處孔道所必被兵且此
州僻懸海上亦自可託何必故鄉遂定居州城往來於豐陽別
業之間稱此州寓公也旣而與新故知交若雲間楊廉夫嘉禾
貝廷臣潘澤民張子晦本州楊友直時于春林夏澤尋討舊蹟
遣撥旅懷凡耳目之所覩記有觸於中輒爲條載數年不覺叢
聚成帙聊爲編次就正於後之博達君子云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七

其引前賢吳越子... 業之開... 厥... 亦... 泗... 夫... 至元壬...

樂郊私語序

元姚桐壽

鎮遠郡志序

明沈 棨

宏治庚戌鎮遠守周君梁石修郡志成明年辛亥春予赴任貴陽經鎮遠與梁石相見話舊梁石出所修志需一言以弁其端予受讀畢作而歎曰制作固有待於人也耶夫鎮遠創設自永樂癸巳歷今幾八十年矣官師是邦者更易非一人矣逮梁石而後郡志成於其手豈非有待於其人也耶且鎮遠在邊徼志事久缺往蹟莫考故老無聞梁石乃能搜求諏訪以成是編提其綱列爲八門又比其類凡百有二以分疏於諸門之下序論倣司馬遷而得其法體製祖祝穆而脫略其籬籬關於治體者則詳書之疑而不可考者則缺之可謂良於制作者矣使嗣守茲土者閱是志而究心焉則知某土地可勸而耕也某民俗可化而導也某賦某課可緩可督催也萬一水旱相仍苗民弗靖則知某要害可守也某勇力可用也某種類可以檄定某種類可以疏捕也無事則柔之以仁有警則威之以武況承我列聖深仁厚澤漸涵百餘年之後執鏢負弩者將革爲禮義之俗椎髻跣足者將化爲衣冠文物之區用夏變夷之道必於此焉得矣然則斯志之作豈直爲考建置沿革山川形勝爲觀美之具而已哉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八

遺愛錄者庠生湯霽輩所彙次楊公治績之詳間以示予請序首簡子曰所謂遺愛者無乃若何武之去思子產之遺愛羊祜之墮淚者耶必其操履廉介居官循良而氣節高尚是三者所以能遺愛也湯生曰然子曰古有廉吏若楊震之卻金馮元叔之不帶妻子包拯之不持一硯劉寵之選受一錢若是者可謂廉矣有循良吏若黃霸治潁川力行教化文翁治成都聿興學校張堪麥秀兩歧廉范民歌五袴若是者可謂循良矣至於氣節之士若汲黯之忠直張九齡之風度朱雲之折檻范仲淹孔道輔之伏閣非其彰彰尤甚者乎噫求士於三代以前無聞也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九

求士於三代之後見乎史者班班予於是而重有所感矣周禮六典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則廉良不可歧而二之世未有廉良而無氣節者亦未有無氣節而能廉良者也要之有其本耳以今之錄參之古人楊公其庶幾無愧哉楊公諱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其道之行於家者若孝友之純篤戒子之辭官予嘗聞之今戶部尙書韓公貫道可信也公以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其來而蒞吾郡也爲成化乙酉子以是年秋叨竊鄉舉知公爲稔蓋公爲人磊落慷慨正大光明議論英發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其本如是宜其操履爲政一如古人若蕭然一身不持一硯卻金辭餽興學務農省刑薄稅質之古

人無可軒輊嘉禾數穗不亦麥秀兩歧者乎頌政錄成不亦民
歌五袴者乎以是知天理民彝古今未嘗泯也楊公仕至都憲
而終或者謂其別白太明言論太激能行于一郡而不能使其
身安於朝廷之上著氣節于天下固亦有命哉不足爲公病也
然公去郡已五十餘年士民思之不啻一日皆欲捐已貲建祠
惟恐後若是者又不知何武輩之去思遺愛墮淚有是也於
此尤見公遺愛之深而吾人風俗之厚可謂世道慶矣昔人有
言蓋棺事始定若楊公者非耶安得有力者一請于朝以表公
循良之績以終慰吾人之思哉姑爲序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七

言蓋棺事始定若楊公者非耶安得有力者一請于朝以表公
循良之績以終慰吾人之思哉姑爲序
此尤見公遺愛之深而吾人風俗之厚可謂世道慶矣昔人有
言蓋棺事始定若楊公者非耶安得有力者一請于朝以表公
循良之績以終慰吾人之思哉姑爲序
然公去郡已五十餘年士民思之不啻一日皆欲捐已貲建祠
惟恐後若是者又不知何武輩之去思遺愛墮淚有是也於
此尤見公遺愛之深而吾人風俗之厚可謂世道慶矣昔人有
言蓋棺事始定若楊公者非耶安得有力者一請于朝以表公
循良之績以終慰吾人之思哉姑爲序

正德辛未孟冬之吉予從子堽自毘陵節推拜急缺風憲之命過家省覲二親畢卽束裝告行于常所交親者友人蔣文藻繪東湖別意圖爲贈謂不可無言予因而語之曰若知風憲之職之重乎內之則匡弼天子糾察百僚外之則按巡郡邑彈壓權勢其責重矣然必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也至於治道有本有末從本而言莫先於格君心從末而言莫大於救時變此風憲所以爲難也豈特風憲爲爾朱子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則凡有官守言責者皆不可不知所本所事也子自幼穎敏器識不凡種學績文復出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十一

夷輩故一舉而登鄉選再舉而成進士與兄奎後先相望其得於予兄三一先生庭訓者素矣逮居毘陵恪恭厥職旣三閱歲聲稱藉藉有正大之行闔敏之才冰蘖之操用是臺憲騰剡旌異再至考績書最甫旋踰月而有茲命蓋聖君賢相用人之公而以風憲爲急如此夫邇者寇聚封疆蜂屯蟻雜蔓不可斷朝廷命憲臣督師行勦爲天子耳目者自國家利弊下逮閭閻臧否休戚無所不當言今事變若茲必草薙而禽獮之期可以安人心否則其如賞罰何拯救之術將何所施昔晉謝安兄子元有經國才時苻堅數侵寇安乃舉元果敗苻堅宋呂蒙正致政居洛眞宗問其子孰可用蒙正舉姪夷簡遂至大用時夷簡任

潁川推官古今人不同而其道豈異哉予且老矣無以爲處亦
惟曰求諸己而已孔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曰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忠孝之大槩也尙其勗之必俾行益
修才益充操益堅而後可以永終譽相見汝弟應墳日亦以此
語之系之詩曰風憲非凡秩詩書本夙心家聲雙合璧節操四
知金溟北方雲路溪南且竹林江湖與廊廟吾意兩俱深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俊隄人之有身本於親也繇親而上則爲祖爲曾爲高上推至於百世皆身之所自出也又旁推而至於兄弟族屬之疏遠其本皆同也然歷世滋久遠者易忘疏者易忽不有譜牒以紀之使人溯流而源自幹達枝以崇本始以隆愛敬則人道不幾熄乎是以先王設官以掌宗法故氏族傳至數十百年而苗裔貴賤族屬疎戚燦然可考後世宗法旣廢士大夫家始自製爲家譜以紀一姓之源流以縣百世之本支俾昭穆相承疎戚有辨或仕宦或商賈轉徙四方子孫蔓延賴此譜牒之傳則源流系緒名位行次鄉居地望墳墓所在一舉目而可知也俊今奉命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十三

典教館陶將與堂弟佐輩分析迺念夫同祖宗之一派傷夫各南北之異居不敢妄攀上世所難考斷自高祖而下耳目所聞見者效顰譜牒輒爲是書固羞於冒先代貴顯以自附亦恥於棄本族寒微以自薄先之齒行名諱次之生年卒葬與其娶配之姓氏子女之嫁娶產業墳塋纖悉必備畫爲圖式俾吾同族各錄一通藏於其家使吾之後若子孫若曾元一展讀之餘庶有以知某爲某所生而尊卑以明某女嫁某氏而婚姻以正於以啟尊祖敬宗之心於以念水木本源之義某勤儉克家某憊怠廢業有以知所勸懲也某特立有成某柔懦不立有以知所鑒戒也生必相親相愛死必相弔相恤患難必相扶持貧窮必

相周給不致視爲途人不可結爲寇讐爲父子者慈孝是盡勿致相夷之咎爲兄弟者友恭克念勿致相殘之惡爲夫必以義倡其婦反目之非不可也爲婦必以順承其夫牝雞之晨不可也出仕必忠於君處交必信於友務使一族之中父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忠於君信於友而綱常正倫理明爲世美談可也雖然愚竊有告焉昔范仲淹乞歸宗而不冒朱家之姓狄青爲樞密而不附梁公之後乃史書所載百世流芳者也要必取法斯人吾族雖卑微不可因人榮貴而妄附他籍在人雖才能不可因其効勞而僭亂我族於以奮志自立以求光前啟後不可委靡不振以遺羞前世是吾之所望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屠應竣曰予觀游燕薊克豫之間見中原之水河爲宗然其隴斷實滅此殆有天意非人力所能制也江淮之南吳越之間三江五湖表裏襟帶沃壤斥原彌望而有其他陜山通道股引亭蓄河渠之數以億萬計也此皆有人力浚防水旱之備焉而地濱在東海夾障之費歲數千萬卽稍稍侵決吏不時緝輒有溢溢湛溺反壤之危又漁艘海賈往來其間小則剽竊甚則交東倭爲中國患故國制以憲臣總江南十五郡水政職專而理劇視他僚重倍也天子臨馭之十二年詔有司若曰夫財用所以經國也水泉浸漑所以生五穀也比者東南數郡旱澇失序貨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十五

源堙沈而租秸甲他郡元元流移朕憫然無甯慮其令有司務舉才雋以行水懋利毋循故常於是銓曹具儀部郎朱君上乃擢按察僉事以往君旣至則行視諸山川形勢財用長久之宜物土均野博議利害衷爲圖志則閒以示竣中覽而歎曰嗟乎甚哉水之爲利害也禹之平揚州也厥田租乃當天下十九軍國取給焉豈非工力底緝積勤勞之漸哉夫爲政者始未嘗不勅父後稍弛靡也而興利者苟浚民以給賦至言水政則曼視而哂耳是何異索夏冰而榮槁木也於國家何賴哉明興以來東南經理之臣夏忠靖周文襄其最矣楊廷獻之於鹽城民猶賴焉至白苳海堰之費其虛實於今如何也夫淪源厥流深注

時泄增埤益障三者水政之綱也是故揆川澤之原量輸納之
宜順水性之所奔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所以慮始也原隰殊
勢山壤別任深溝浚洫瀦瀉無壅旱不淤絕水不爲敗所以導
利也江南之地土疎水溢衝決爲患畎澮之間陂岸故設因頽
舉廢倍薄就堅使游波迫而弗入至於捍海之役無取具文歲
征礎石以漸集事不爲姦吏豪猾之所侵牟所以豫患也三者
事便而易循民悅而永安勢無格弗行也而有司率怠弗事其
憲臣亦復懷逸畏勞歲不一再行郡邑至水患淫湧須臾民效
死以思救援曾不得見其旌節他尙何望哉朱君者天子之所
簡而使也予習與之游又何其疆毅不反君子也夫圖志之作
辨原委具經畧論周而慮遠三者詳焉吳浙之利其將有興乎
其將有興乎予故埃於朱君而并望於後之司水政者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六

乙未冬十二月河南妖賊高寵叛先是寵家扶溝依山構祠詭言鬼神事巧發微中百姓日謁祀祠下稱神君或自他郡縣來輒委錢帛去黨至千餘人巡撫中丞簡公下令檄捕眾弗可公曰不然禍本昌矣愚民易以聲眩難以理諭眾集尙譁可怵而走也遂下令眾解殆半寵率餘黨反攻尉氏出死囚益張旗幟建名號發兵且西公議以聞眾又不可公又曰不然貞臣無匿瑕無遂事惟職之其乃立疏上時變卒起中土震驚民往往竊匿山谷間唯京師亦訛言甚天子親召二三臣計兵事公內謀淵覽弗竣報命輒會巡按御史李君鏞命都指揮胡永錫鳩閱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七

戒器簡精卒千人往先摧鋒命參政查應兆副使顧鐸僉事駱駟王昂袁士奇各守封宇保司分民豐糗糧簡甲乘聲爲軍援毋逸奔寇命布政孫懋胡纘宗按察使李顯都指揮王甯若諸采寮稽府庫揆武衛訐奸暴先患祇備于是官軍進逆寇於鄆陽大破之遂追獲於眞陽全沐底安朝野胥宴凱聞詔錫中丞公以下金綺有差仍命偕御史王君鎬簡諸臣之有勞者燕賚之有眾矢歌爰頌成績太史氏覽焉採周人賓饗盡雅之義名曰凱雅敘之曰予之使沐也適觀凱燕班軍庸左使胡公蓋語予其故云于是作而嘆曰嗟乎夫事未有不崇于斷隳于疑也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言斷未豫也夫弭寇者辟救水火然燎

原決陂流逝奔嚮颺逸機激不瞬息千里而泄事者方比甬植材于徐竦其自定則害之漸靡鮮有幾矣先皇帝時流賊劉七等倡禍初才數十騎耳兵追及之竄大澤淤中一晝夜不得出分必死眾旁睇弗敢近乃遂橫鶩奮擊曰國無人焉蹂籍齊魯膏血河泗達官長吏死鋒刃者以十數其弗良有司局城邑而走者無算也川蜀藍廖之始也亦然近歲青源之旅大同之變卽十夫之力傳檄而定弗難也宗臣揆言和勦靡決師老于外財糜于內主上惕焉憂之屈策捐忿嘔煦淫育介然猶懼其弗若也厘乃得之吁亦殆矣卽寵之殷也講張幻構眾號千百非若烏合寡儔鳶舉云散也中原曠騎馳突往來非特阻山陬險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六

睢恣自佚竊旦夕之命已也中丞公先事獨斷解其羣黨執止渠酋七日遂大定全河洛數萬元元之命省國家經費鉅億萬計而海內鮮言其勞縉紳先生靡究終始予甚惑焉語云張直罔功射兔有庸始謂此矣予職史事專紀述得詳厥原告之來茲云耳

皇帝御天下之十有六年念東南財賦天下根本經理之制日就圯戾用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顧公議大度江南墾田巡撫秦和歐陽公巡按餘姚徐公晉江陳公相與對揚休命蘇州郡守今太倉兵憲文安王公實相厥議圖厥終始以惠元元常熟蘇下邑也前尹宛邱沈子君敘仰承休德畢智殫力庶幾考成既而以遷秩去未竟也某自潛山移宰茲土龜勉嗣事逾年矣僅克有終蓋嘉靖戊戌冬十月也竊嘗想見文襄周公在英廟時剗除宿弊稱土分糧卽禹貢三壤之則周官九賦之遺也今之法非文襄之法矣富厄貧則重輕易位智傾愚則多寡亂眞飛虛走實詭黠無稽茲天下之通弊而姑蘇尤甚者也矧常熟西北抵江陰西南距無錫東分太倉犬牙盤錯而虞宛諸山遠近相望岡阜陂陀與平疇交互又襟湖帶江桑田滄海朝暮殊觀坵移版脫世業相承茲姑蘇之通弊而常熟尤甚者也是故田連阡陌者不供上逋繫終身者無卓錫戶遺在圖圖遺在區區虧以千計圖虧以百計厥田厥賦蓋大壞極敝於茲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是舉也上有神化宜民之君下有協恭亮采之臣固曰人謀爲能抑亦數窮理極有不得不然者哉將與常熟之民世守之爲梓其數以禦其紛更者

柘湖遺稿後序

明馮汝弼

嘉靖辛卯余與時魁王子禮卿俞子同舉於鄉明年壬辰策大廷官京師同旅舍王子才雄氣豪志凌千古嘗言人生眞如白駒過隙所賴以不朽者功業文章耳若碌碌窮年虛生虛死與蜉蝣蟻蝶何異每論及某人白某事建某功輒曰此天下大計可以不朽矣見人詩文有得意者輒曰此兩漢此盛唐可以不朽矣與余二人或終日論難至忘飲食或對榻劇談輒至夜分王子曰古人論師友之益謂義重聚樂不其然乎人生良會爲難數年後萍梗異迹天各一方三人聚首未易得也余二人聆其言淒然有胡馬越鳥之悲未幾余謫潯山王子謫滁州越明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二十

年八月而王子之訃至矣嗚呼傷哉王子豐於才而嗇於壽大其所受而未究其所施也俞子尋亦出補泉州感今思昔悲不勝情與余謀所以爲王子不朽者乃卽其弟庠生校索其遺稿得詩若文凡若干篇同年太倉陳子德宣爲之論敘遂梓以傳余謂士之處世得行其志者邃古以還數人而已可多得哉所貴在不負其志耳王子筮仕爲庶吉士儲養翰院盡讀中秘書發爲詩文上窺漢唐門戶改刑部司屬受廷杖左遷在滁以循良列名宦是雖文章不究其學功業不究其用亦可以不朽矣茲固王子疇昔之志也因識諸末簡云

周易程朱兩先生傳義箋敘

明 沈懋孝

疏易義者漢以下其書滿家唯王弼澹然元勝孔穎達又作義以正之二疏具在可覆也于是程先生正叔作傳大暢儒宗朱先生元晦承之作本義剖晰占象以示厥用二書並垂到今如兩曜緯天天則大矣而嘒嘒眾星亦莫與並明焉博士家危坐說之斂衽奉之久矣當奚以云余爲財擇兩先生平日所稱易與其高第弟子所記曾及易者各箋所作傳義下其他氏語悉簡去不陳雖言或重複旨有出入要以出兩先生曾喁中足自發其一家之學而學子讀兩先生義疏者並得釋其平生之論還而正之旣以旁詣互見無所不極可無疑於同異之說若坐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兩先生於一堂執經前席披沃緒言精理毫芒歸一致同之指或合達者有所尋求而自得焉亦一快然專也余觀程先生傳大指謂體用顯微無二理以人事著易道故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此程先生以易發已所學其不合孔子遺文者殆十之半然其論議純正爾雅能展布其義有補世教要之非盡易指也朱先生尊信程學覺其與孔子稍殊故於彖爻之前掇取孔子彖象之義者十之七裁約程傳者十之二參入他疏所得者十之一而稱曰本義至於孔子彖象則皆略而不著其言倘盡是孔子指乎而務於簡近以覺日用之民不欲單指一事稽實待虛付之卜者意則美矣若以論大道通神明使言皆若此

毋乃淺視來學而令高明特達之士猶有遺論乎易以下筮存
或以卜筮亡則形上之義不存焉耳吾故曰易廣大矣兩先
生之傳之義是兩曜之明以佐天也天乃何所不有亦何所窮
際吾豈敢謂易道盡之乎此後生可畏來者起予不生千載則
生今茲安知無起而代之明者乎不佞淺薄曷足知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從來論友道者莫備於子輿氏由一鄉而一國而天下由天下而進之於誦詩讀書中論其世而知其人夫鄉國天下今之人也詩書中所討論者古之人也乃若挺生於一代之中而業已謝世不及爲覲面之交而幸未相遠則其嘉言懿行昭垂簡冊流播見聞者更可借以自淑而兼淑人故孔子生周之世一則曰從周再則曰從周而其所夢寐不忘者獨於周公爲惓惓意可知已余家世脩詩書之業自先孝子以來多購簡冊貽子孫先王父明經龍濱公益恢宏之嘉靖中年沿海諸邑多受倭夷焚掠余家亦被其禍而二百年來所積遺書盡爲煨燼余少受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經於先侍御九山公專督課以性理學不旁及他編年十八先侍御早世家益落借舌耕以供先太孺人菽水乙酉丙戌閒館於南大司寇孫簡肅公家得讀鄭端簡吾學編與古今言從中探討本朝人物擇其德業聞譽之彪炳者手錄而心識之壬辰後移館給諫祐山馮公家故多藏書余得宏肆其耳目與其孫孝廉銘忠朝夕切磨者十餘年而余友榜首趙若無給諫陸開仲時爲過從羣出已見以商確人物初各不相下後復相合而其中去取自信亦不甚舛謬矣癸卯余登賢書甲辰捷南宮乙巳綰符江陵江陵故巖邑又衝衢撫循應酬幾無暇晷何暇旁搜遠覽惟余丙午本房士今治兵蘇松熊君雨亭來課季兒銘

簞公餘有暇閒與考究人物或舉朝夕所行與昔年所手錄者時爲質正云爾尙未有所增入也庚戌春選入西臺值神祖愼重言路不輕下旨余得以尋究本朝故典每遇其中所載人物輒廣爲收而嚴爲擇因輯有名臣類纂列爲內外篇內篇則學術行誼著述等門外篇則經濟推轂忠烈等門似亦再三考核而始定者未幾考選得旨巡視南城始鐫性理翼聖學嫡派兩書隨欲併梓名臣類纂俄有出賑東省之命拮据荒政幾廢寢食因不果梓而余旋以假歸未踰年遭先太孺人之戚矣戊午己未間讀禮之餘時檢閱本朝名臣紀掄選精矣而搜羅未廣又閱列卿傳搜羅廣矣而掄選未精且人之地位隨其性之所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近與其學之所到而分人之樹立又隨其時之所值與其勢之所遭而異矧大道本自同歸胡得妄爲分內而分外全材世所時有又胡得限之此拙而彼工始悟向者類纂一篇幸未發梓而猶慮其見聞之有限也余觀近世進士履歷一書分省分府分縣開卷了然豈國初以來列聖所敷求二百餘年德澤教化所培植而可無以志其盛乎若曰名臣則必曾登仕籍赫然較若斯得與其選耳惟概稱人物則遇不論顯晦惟其人人不拘門類惟其行孔門四科首列德行古稱三不朽首曰立德總之不媿於德行卽不媿於人物矣近世所稱人物要以事功節義理學文章爲大端夫理學卽德行別名也余竊以爲事功不本

於德行淮陰布越之流耳文章不本於德行盧駱王楊之流耳
節義不本於德行亦匹夫匹婦之諒耳故總人物而計之要以
無忝德行爲主而德行非高遠畸人事也孩提赤子之良擴而
充之平旦清明之氣培而養之便是真德行亦便是眞理學故
其人無忝於德行卽布衣寒士武夫雜流不敢概棄其人有忝
於德行卽名公鉅卿才人文士不敢混收取其長非不搜其短
而長處居多甯舍短而取長要其終非不原其始而晚節能蓋
甯略始而取終宣尼不云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是編之成
或錄自金匱石室之藏或輯自稗官野史之記亦旣殫竭心力
廣爲搜索矣而非其人不致輕入也卽所編事跡詳略不能盡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二五

同必其人足爲地重地又因人而重使便於觀覽者更便於效
法耳敢云垂信來禩庶足興起後學斯亦宣尼擇善而從之遺
意也余居長安時曾從同門友念泉周公處得窺本朝實錄寶
而藏之然亦有不可盡憑者他且不論王文成古今一大豪傑
發明良知之指何減性善養氣之功不由詔旨自行勤王蕩平
甯藩之難幾於可與權矣而實錄中微有貶詞陳白沙東粵眞
儒奉詔而出欲徵章服以榮其親耳銓部欲強之試似與詔旨
有違不得已而稱病稱病而仍授職授職而卽歸乃其榮親至
念耳親沒後以葛巾道袍終身其微意可概見而實錄中殊多
遺議宣宗以諸臣誰貪問楊文貞首舉劉觀似確然無可疑矣

查劉觀守嘉興時夙有廉名身沒之後幾無以爲斂貪者似不
應有此此在金匱石室之藏猶然則裨官野史之紀載更可知
已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五



白雲南盤谷香閣不賦... 帳面即... 吾可其人

此書... 金匱石室之藏... 猶然則裨官野史之紀載更可知

查... 劉觀守嘉興時夙有廉名身沒之後幾無以爲斂貪者似不

余聞之故老吾地蓋有九峯云考之志乘其說不同府志略載八山縣志詳載十五山如故邑山之去縣三十里也今不知何屬矣苦竹山之高七十丈也今僅一卷矣他如黃盤鬪牛遠不可卽蒲山茶薺卑不足數奚當九峯之數哉余參兩志而衷之諸山以龍湫爲尊自龍湫而西則觀山湯山爲西之盡自龍湫而東則暈頂高宮至益山爲東之盡然而未盡也自湯山而西則雅山爲西之西自益山而東則獨山爲東之東蓋雅與獨爲門戶湯與益爲左右支而龍湫則堂皇也今以龍湫爲主峯東則暈頂高宮益山獨山四峯西則觀山湯山雅山三峯共八峯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七

尙未足乎九之數也則請以苦竹山當之苦竹雖一卷乎大既不及馬鞍小亦不及龍尾然天妃靈蹟自宋迄今且國典重祀海每春汛屆期備兵使者奉牲帛必主此山所從來遠矣似不得以卑而置之也故以之足九峯之數焉至於故邑山今無可考愚謂志云鹽邑舊治在此今徙而西迴視諸山槩稱之爲故邑云爾非另有一山名故邑也又志曰顧邑者吳時顧歡封此得名今山果誰屬耶大抵載筆者未必親履其地而憑故紙陳言宜乎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茲集非敢臆創準之以嘉興府志本之以平湖縣志而參之以海鹽志首圖譜以象形也次山水以存名也又次古蹟以徵往也而釋道兩教之域廢興於山賢

達諸公之藏顯晦於山故次寺觀次址墓至於山與海之生物
不少也古與今之遺事非乏也故又次土產次碑碣至於烽寨
以備寇石塘以捍潮而怪異以紀變屬乎山者皆不得略也雖
然山之所重者莫如人而人之能重山者莫如文人之屬乎山
者少則不嫌其略而人之能以文重山者多則不厭其詳故又
以人物題咏終焉若不佞確卑卑無足數者故不敢附驥而別
集九山遊草以供山靈之一噓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記余與叔寅分曹校藝也叔寅時方負重名而余謹奉几研承其後叔寅不以學語相撻也齒牙餘論時其獎成余稍得自堅叔寅廣稽載籍獨運機杼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余倚而角之不復知貪常嗜瓊者屬何等語褐之父睨而笑曰若何與曉曉之學冰炭遠絕也若且耕石山巔吾自寶其茅葦爾兩人落落自如過屠門而大嚼貴且快意聽獵者分肉獸人給鮮棄置勿復陳矣煙墨不言供人搖糜傅粉塗丹比諸傀儡馬齒日長河清難期青眼誰開青衫徒濕夫曰氏者更睨笑且憐曰彼匪勞于五丁此如登于九折履仄騎危吾見其惑也冠蓋滿京華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斯人獨顛顛夫又奚尤兩人仍落落自如譽未稱知毀奚足懼蛙鼓蟬吟喧寂入節知勿爲蠶之作繭糾纏不解矣兩人踪跡遠近大略相仿然余自媿不及叔寅者余縱筆誕謾腸肥腦滿罕所裁擇叔寅馳騁極變而有倫有要輿衛日閑余援据之鹽不廢排調虞初稗官闖入鬪捷雖資雋永殊惡方家叔寅秉經酌吏歸乎整肅傍見側出小夫大豪對之斂手誅服余不善爲歌賦故規或近刺刺或近謗叔寅伉爽盡意又能盤互以盡人意墨池雪嶺各厭所欲人無閒言此余所爲任笑任憐不可時施祇以自怡而叔寅俯石爲根因高作迴不任受笑不任受憐卓然自成其雅製閎詞也年來高岸深谷出蒼入黃頃刻變遷

千態萬狀而兩人碩果僅存匏瓜長繫炊汲接次風雨懷思閒
一過從聊復自笑自憐外人那得知固不足爲外人道也老冉
冉其將至恐脩名之不立維此行業藏山傳人平生刷羽梳翎
此其吉光云爾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此其吉光云爾
冉其將至恐脩名之不立維此行業藏山傳人平生刷羽梳翎
一過從聊復自笑自憐外人那得知固不足爲外人道也老冉
冉其將至恐脩名之不立維此行業藏山傳人平生刷羽梳翎

聞之曰聖人天地之心也故能用天下之靈機人聖人之心也故能率聖人之神教是故天地之間聖人賢人庸人小人草木之情雲物之狀于喁之唱莫不本天殺地乘于陰陽以成氣趨于剛柔以成質氣質具矣性命流行性命流矣道理條列由是而煩于進退遂有盈虛稠于寒暑遂成燥濕莫不經以二氣緯以五行性命之容道理之目萬有不齊遂肇造吉凶而造物潛移密運於其中神哉微乎是故易道興焉蓍數能焉象占先焉數與象至粗也天下之至精在是辭與物至雜也天下之至純在是無他由以效于陰陽故也陰陽者天地日月不可外聖人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夫婦不可逃壹皆著以正道故曰易者易也易則必簡乾之德恆易而以知險坤之德恆簡而以知阻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天下之義天下之道之德所由議天下之氣所由直直而達之議而宜之而性命之理正陰陽之理順天下聖人之理一故曰易者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雖卜筮之書實道義之心也凡天下六藝之文書數之言咸不出易之道而各標所道之義宜焉而已議而明之而已總使人聞其義而曉于性命道理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故易之尊在諸經上而仍班于經說易之義有大于眾書之義而不越于義義者議也宜也天地人物蓋莫不然而一以宜人爲準

三才之樞紐也天地聖人共効于斯人以盡智竭能使斯人明
天地之自然繇聖教之神道成古今之達務存道義之常經中
庸不可能此之謂矣若夫奇邪怪隱自謂絕尤乃皆一隅之智
一夫之行非大易之義亦義也而非也是故擅一心獨到之奇
聰不如具眾人皆聞之正響吾于朱子足鏡也朱子之闡易無
慮百千萬言扶輿洞幽而傳義所垂取其昭示來學眾曉而已
矣所稱議而宜之者此也所宗者象占所玩者德變所教詔者
性命道理陰陽健順豈嘗馳驅幽眇鉤求臧異以欺世哉雲蚪
周子知之故博綜諸儒約理天人取朱子本義而疏之昔孔有
義王有疏而周子義疏兼取凡朱子之滯而未宣舍而待發者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稍爲之增減而義彌彪炳先後一符真所稱潔淨精微不失于
賊深于易者也夫易精微潔淨何賊之有賊者一夫之智也能
夜行而不晝見失故常而塗穴隙小之乎爲說者也易之爲教
不然矣

草昧初開勾萌始蘇版章莽蕩戶口蕭瑟賴列聖湛恩阜殖休
養保聚民生孳育其中如周原之卉不種而蕃如江海之魚不
响而盛豈法制所能取必哉和氣徵應無疫癘天札之患寬綏
恬休無死喪離散之感故也族繁力廣墾闢不遺原隰杳杳瘠
土變爲沃野地力何常之有生齒蕃衍耕夫孔多井疆不拓而
自廣耳殷庶日久持國計者不反其本但按籍而數以見在之
丁糧爲不容贏縮之令甲獨不思厥初瓜瓞累三百年之封殖
僅乃得此惴惴持盈蓋其時矣留不盡於千百之什一雖虧亦
無害於盈也必欲揜虧爲盈盈極而崩不止於虧可奈何前賢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當全盛之時但有勸農力田不聞有覆戶口簡漏者況今日中
且戾月望將弦盛者日就於衰殷繁漸爲往事凋敝見其大凡
消不知所底問誰爲補虛者理所不然勢亦大絀水旱疫癘相
仍數千里如一室之子夭折繼踵殍殮載道寇盜煽禍西北中
原渥赭化爲白骨爨煙化爲鬼燐軍興餉急加賦東南南土斃
子卽未死於兵先死於追呼敲朴貪黷藉口急公猶狴攫人而
食誰無父子夫婦不得不牽衣語別去爲亡命列聖三百年所
生聚之羣黎一朝星隕存者幾何尙忍言哉然則戶口之不實
田土之就荒母乃有司不能爲朝廷誕敷德意以招來離散鼓
勸墾闢之罪扶根本者鯁鯁焉摩痛搔痒之不暇而反因其虛

者以傲其實忍乎不忍乎吉水之虛糧虛丁浸馴不可究詰孤
兒寡婦不堪其毒者孔亟矣太宰先生仁人也肫肫然昌言以
蘇之顧邑長吏多不樂爲無告之窮民受罪所嗚嗚者賦額不
逮耳前此或有丈量與覈漏補虛之說皆大非仁人意也蓋二
說因其虛者以傲其實者所謂揜虧爲盈必有盈極而崩之大
憂也以今日之版籍視國初丁糧多少相去若干倍蓰昔何不
求多而馴致於多今獨患其少耶中柱不能脩職以救境內之
虛無所逃罪但願以一官之罪易萬民之命而稍存未虛之丁
糧以還聖朝毋致日加朘削而淪胥以盡此中柱不補虛而豁
虛之臆見也然則虛可得盡豁耶去害先去其甚虛丁全豁虛
升斗全豁以上酌等而豁之立法救困必以漸待後之仁人次
第而究其終則所以補中柱之不敝也刊者何以防墨蠹之舞
文也始其事者太宰先生斷其議者憲長忠文先生若中柱知
有政拙之罪而已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予剪髮時喜讀書軒轅而上畧能記憶十二爲文章或未工不
工愈自喜獨不好戶外名前後著文以千計謬爲爲亦焚却閒
爲人竊去亦不問十年來試文賈人有請者輒謝以是得爲庸
人愈益喜望外惟日飲醕酒飲必醉醉卽復飲近口不言文有
言者堅塞兩耳不聽強予言亦謬曰唯唯間和時人言論以是
得爲庸人而獨喜誦蓉城之爲文蓉城非專以文重者假令蓉
城得爲相如子雲著書以文名于世千數百年文人輩立何足
數而予獨喜誦其爲文者以爲蓉城之文非文人之文而性命
之文也蓉城慷慨有大節上下同甫少孤性至孝故心屑堅篤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發爲光響特與天近堪受笑怒惟予獨知今年舉于鄉捷音至
思其先君子流涕被面左右咸動不能仰視家人解慰不可得
因思古人由庚之痛于此益信已而行吟披髮似不欲生其至
孝有過人者或曰若諛狂予曰以孝得狂正復不狂卿解大孝
不作狂語且邑子蟻聚遇小喜卽不自禁施施顏色驕及父母
今其人一旦登賢書以思親之故輕而富貴至于飲泣泣而繼
之以血而病至不欲生其在聖門曾閔之儔殆不是過乃舉口
而稱曰狂狂安得此狂語乎昔蘇文忠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吾
蓉城嬉笑怒罵皆成性命若與同時想當過之但世無至性人
總不足道然予獨爲蓉城慮毀不傷性蓉城未爲非過且忠孝

不二親不可追今上神聖持而性情以報君國誰曰非孝況今
寇盜交訂中原州郡鞠爲茂草大河以北伏尸流血血蚩尤以來
未能數見主上動色有君無臣正祖生擊楫之秋韓范籌西之
日蓉城念此昔以性命爲文章今當以君國爲性命必有大過
人者何爲毀形傷性效一節之士哉予困頓諸生熒熒父母一
存一亡形影抽割方思爲屠狗不可得子痛無家君幸有國尙
復何恨行矣蓉城于稿之行贈之以言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三

儒者言考工不足補冬官之闕於是五家之文並割五典以續其書議者稱其妄憑胸臆決裂聖經周公之罪人也因謂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攝政七年而一年有流言之變居東二年而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啟於是迎歸而爲破斧缺斨之役及管蔡平而卜雒旣遷殷頑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成王在豐作周官在攝政七年之後傳稱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而一代之典疑尙未定所謂周禮若唐之顯慶開元禮未嘗見諸行事者也故封國建都之制與尙書不大合予曰不然周禮者卽韓宣子適魯所稱周禮盡在於魯先儒謂爲周之舊典禮經者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是也漢承秦火燔滅之後孝惠除挾書之律遺書漸出河間好古獻於孝武之世孝成詔求遺書劉氏爲錄七略入漢志藝文中隋唐之志周官經外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今其書不復存詩亡笙詩六篇易亡著圖占法諸篇書亡四十一篇而周禮僅亡冬官一篇亦已幸矣其佚不可得詳其義乃稍稍見於五經六藝之文其官名或頗與五官之屬異如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圻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審爲司空官逸名無疑予故彙集其文與其義疏而注之冬官旣亡其詳不能盡存然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而冬官猶有存者故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

義未盡闕也

附朱氏經義考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平湖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温故知新者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六

吳

禮記

月令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當湖文繫卷七目錄

卷第七 序

李潛初九山志序

國朝 周宏起

許芝裘拙庵遺稿序

國朝 周宏起

郭匡山詩鈔序

國朝 馬紹曾

報國寺松詞序

國朝 陸瑤林

孫氏世譜序

國朝 邵延齡

明倫堂告成序

國朝 陸 業

平湖縣重修志書序

國朝 陸 業

慶遠府志後序

國朝 沈暉日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目錄

觀海篇序

國朝 陸 堃

松陽講義序

國朝 陸隴其

嘉定縣加編錄序

陸隴其

黃陶庵先生集序

陸隴其

王學質疑後序

陸隴其

陸桴亭思辨錄序

陸隴其

孫氏族譜序

國朝 趙光緒

平湖縣志藝文序

國朝 沈 暉

學古堂詩集序

國朝 陸競烈

學庸口義序

國朝 盧生甫

三魚堂文集序

盧生甫

叔認齋先生文集序

盧生甫

中庸兩記纂小序

盧生甫

西泠邱禹平詩序

盧生甫

讀律質疑序

盧生甫

治平錄序

國朝嚴思位

西野筆譚自序

國朝俞欽奇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目錄

二

西泠筆譚自序

治平錄序

讀律質疑序

中庸兩記纂小序

西泠邱禹平詩序

叔認齋先生文集序

三魚堂文集序

李潛初九山志序

國朝 周宏起

人與物之受氣成形于兩間也脆如芝菌堅如金石有同敝也
矻如顏淵壽如彭篯有同盡也然而有不敝不盡者存名山大
川也仁聖賢人也一也謂名山大川不同敝則高岸何以爲谷
深谷何以爲陵謂仁聖賢人不同盡是堯禹猶垂裳南面周孔
迄今章甫而袞衣也然而有不敝不盡者存何也龍門氏不云
乎古之登封泰山者七十二君又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
冢云是七十二君與由至今存也而祖龍茂陵嘗欲一見安期
羨門不可得乃過河洛者每思神禹之明德與顯功經首陽商
山者往往想見孤竹二君夏黃冉里四君子之風烈由此觀之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一

泰山可礪黃河可帶猶未若仁聖賢人之不可敝不可盡也且
微特仁聖已也卽古之賢達出則係天下安危處則能以清風
高節爲百世師表若諸葛武侯謝安石龐德公陶靖節之倫其
不敝不盡于天地也不啻若嶽瀆之深也而隆中遂以武侯
名東山遂以安石名鹿門柴桑遂以龐公五柳先生名是則山
川猶附賢達以常存也而潛初李先生乃欲志九山使常存若
汲汲閔山之僻處海隅塊然無聞於今古而爲之董狐也者卽
其間如人倫之類萃物產之閒生神靈幻異之名蹟詩歌文翰
之託興凡夫片羽一斑咸採擷不遺餘力其用心誠勤謂此區
區者俱得附九山以並存也顧以余所聞黃盤鬪牛諸山其初

亦猶然湖禾之保障也而卒與二十六沙岸九塗十八灘同淪
沒于紫澗洪濤之中吾惡知千百年後此之迴縈如帶者不終
爲紫澗洪濤之淪沒已哉其又奚以志之而使常存不敝者爲
昔歐陽公之記峴山亭也以爲峴山于漢上諸山若小而名特
顯著以羊叔子杜元凱嘗遊息其上元凱尙冀漢水沈碑復見
叔子幾不啻揮淚牛山而曾不知峴山之因已以顯名也彼羊
杜特功名之士耳猶能使山川賴已常存況志不存于咫尺之
功名而遠希鹿門柴桑之高躅者哉吾又惡知九山非當世之
柴桑鹿門異日弔古深思之士輒徘徊其下而不忍去也此則
所爲不敝不盡者而已矣乃潛初猶以龍湫山人名竊聞海山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一一

之間有所謂哈哈道人者與人遊處或終其身不識其姓氏此
其于古何如人哉吾願介紹李先生而問之未知其于九山志
林當居何等也

璞之玉也老蚌之珠文犀之角也丹水之金東南之竹箭也文
人之心也一也刀而礪石而錯範之模之鏤之羽之也良工之
工文人之文一也物之見榮者其性必傷人之多奇者其生不
厚自尼父以下皆然況際流極而蒙禍亂者哉許子拙庵之以
文見榮也人之榮之不異于珠玉文犀之礪錯良金竹箭之範
模而羽鏤也其不免于禍亂亦無異于物之見榮而傷其性難
者曰見榮者物之害也多奇者生之薄也應之曰不猶愈于腐
草之化螢惡木之趨爨乎夫菌以朝暮爲春秋椿以大年爲枯
苑天之生也分數使然用此言之拙庵卽不能文能文而不必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奇氣囚而辭瑣亦何遽不及于禍亂而必毀爾珠璧敗爾文犀
良金朽爾南山之竹而句旦暮之肉視乎李生龍門之于拙庵
猶侯範之于子雲也余習拙庵又以中表之誼爲時家言時時
互相餉意得甚坐臥移日遊亦如之古文則不然多自韜匿閒
出則相視粲然如是者凡十五年而拙庵卒以迫猝傷其生余
亦以濱死之餘頽然小憩李生傳檄同門索拙庵文文之遺者
十九也其存者十一先後來告曰盍一言以壽先生余顧笑曰
是殆將桓譚我乎昔子雲草元垂數十年時人弗善是也惟桓
譚以爲絕倫且曰後世復有揚子雲固宜知之子雲沒且千餘
年噉名者讀元而嗜其難字索其解則茫如求其似則茫如讀

元而得茫如者再安在子雲之後復有子雲乎拙庵平生性嗜
奇嘗與余語元未嘗噉名所著文無難字而獨挺其神秀高者
掄擊龍門平者蹴籍河東譬之于時則高秋雨過羣山初霽也
於物則蒼松浥露新竹朝暾也直則繩削側亦蜂迴莊生不云
乎絕迹易無行地難以是衡量古今周秦西京而下昌黎河東
氏止耳孫樵劉蛻矜激過之神味殊不及也而拙庵能以文韻
頡其間卽以迫猝傷其生復何害拙庵長余一歲才名噪余家
之無資則近之顧拙庵猶能以珠玉文犀良金竹箭之十一出
而見榮于時余亦時時以無能之辭自娛性多簡忽尋經喪亂
沈淵墮塹之餘頽然秃管而已然則豈惟生之厚薄年之脩短
抑文之工與拙傳與不傳抑豈有分數存焉拙庵文秀于太元
不難索解求似無俟桓譚始推絕倫余之爲此言者以謝好拙
庵之文如龍門者此則今之侯芭也拙庵不死拙庵大年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郭匡山詩鈔序

國朝 馬紹曾

子聞董生曰詩者志之所發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故登高能賦則風流冠百世焉郭子臯旭爲我湖佳公子與予少作研籍交甫髫髻雅重之握鉛筆耽油素於三墳五典八索九叩無所不窺乃其縱橫望古俯仰時變蕭騷激楚之志則一寄之於詩往予在長安郭子攜錦囊乘疲馬抵掌王公閒好事者目爲匡解頤頃予歸里郭子又將騁鴻裝遊百粵夫南紀山川之秀土物之華丹崖瓊海之勝非郭子之才不足以寫其奇而曠放其懷抱古者諸侯卿大夫有國外之交始以微言相感動當揖讓之際則必稱詩以喻其志今郭子美其篇章以歌以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五

咏是猶出疆而載質也彼都人士欽郭子之名睹郭子之麗藻流連愛慕芻之秣之維之繫之則所以振風流而舒壯志者不已盡在錦囊中乎郭子其勉乎

古者天子以孝治天下凡都邑里閭各命之氏族以懋昭人紀爰立宗法以聯屬之所以序昭穆而別親疏令百世而下確徵有據以垂久遠意誠善矣是宗法廢而家自爲乘制爲譜牒以誌統系則譜者宗法之變也是譜法之與宗法其相倚不甚重哉時至晚近囂凌之俗成而睦族之誼息顧乃狃於勢利慕乎聲華將祖宗之傳派不特疎之而漸忘之且不特忘之而竟以塗人視之此仁孝之深心所由感慨歎而不能已於脩輯也吾嘉郡孫氏世爲望族始自武子受姓逮及仲謀鼎峙東吳以至宋學士莘萊公厯傳元明之際代登顯爵似續緜衍散居於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七

浙直之間者不可勝數其在東郡惟平湖之湖田里爲最盛齡也誼屬椒親分居甥未常於趨庭之頃遵承母訓得悉外家世次甚詳且愚兄弟兩人叨沐遺澤謬膺一命之榮何莫非母氏之詒謀所至也今吳江一支向自平湖分派有子重子遠昆仲因世遠人繁播遷遙阻恐厯久而莫攷爰偕紀維表姪而重脩之舉從前之舊牒互相究訂而遠稽近訪校核經年紀載森羅裒然成集今後之子孫咸思本本水源而尊祖敬宗名分攸昭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庶幾先王宗法之意猶有存焉者耶齡甫承

綸命典試江右喜孫氏之譜適以告竣也遂欣然而爲序且以

誌母訓於不忘爾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八



湖濱文繫初編

明倫堂告成序

國朝陸棻

湖邑明倫堂復建余已志歲月而記之於時邑人士瞻仰若堵牆咸懽懽讚歎以爲鉅觀余迺揖而進之曰此豈僅以觀美乎哉堂曰明倫顧名思義將以敦其本責其實凡講學肄業於此堂者處則爲孝子爲悌弟出則爲忠臣爲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襄贊治理可以興禮樂而銷兵刑也天下干犯名教之人由於昧倫常之理率其氣質之偏蹈於非辟而不自知雖有司日持三尺法以繩之未能革也惟聖人之教可以善誘而感動之先之以詩書絃誦涵養其性情變化其氣質而又申明倫常之理激發其孝弟忠信之心必如是而後可以爲人子爲人弟必如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九

是而後可以爲人臣爲人長上於是乎樸而愿者安於良民秀而碩者出佐治平之政牧民則仁以廉入爲公卿則正已而率屬此無他倫常之理明忠孝之性貞也湖邑明倫堂之圯幾二十年講肄失所子弟之教無由以興起今日者入宮牆而升斯堂思朝廷設學之義聖人立教之心秩秩然油油然體聖人之教守朝廷之諭涵養其性情變化其氣質一言必敬一行必飭爲孝子悌弟爲良民爲善士爲名卿大夫無二道也且夫倫也者家庭之常行人人之所同然豈必升斯堂而後思所以明之哉脩之於家庭克盡乎孝弟忠信之實升斯堂而泰然不內疚于中不負芒刺於背則斯堂非虛設也已願與邑人士共勉之

邑志非小言也疆域里社幅員之廣大於是乎基戶口物產貢賦之繁滋於是乎辨鄉舉歲選賢材之用舍於是乎彰習俗殊風教化之盛衰於是乎判功名節義品類之瑜瑕於是乎分水旱蟲魚時序之豐儉於是乎驗咏歌記述文章之華實於是乎登其所記載不過一邑之事而通之則周於天下極之可以貫古今千萬世之始終疇謂邑志而小言乎哉必也任其責者與爲略毋甯詳與爲疎毋甯密與爲恕毋容徇與爲遵毋容龔湖邑之志自前丁卯以來越一甲子屢奉臺檄督脩迄未能觀厥成今得藉賢明之宰主其事兩學師左右是襄成書粲然在目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十

數十年變更遺佚不至於泯泯可謂幸矣而余竊有慨乎天下之事能任不若其能讓也事固有不當讓者人皆選愜遂縮瞻顧却走而不之任則有廢墜無脩舉有偃息無仔肩天壤閒亦何貴乎有人也而事非一人任必合舉數人共之共事不過舉數人而不共焉者必眾羣焉猜焉忌焉循聲而惑形焉諭訛而媒孽焉於是憂讒畏謗之念生而任者之心悔矣府怨叢訛之慮迫而任者之心又悔矣然猶可自慰曰眾口鑠金而同心斷金也事成而大白於當世則讒謗消而怨訛渙也若夫戈矛生於肘腋敵國樹於舟中以喜怒爲褒譏以好惡爲黨伐詳核則以爲煩苛謹密則以爲專執倡率由之說則謂亥豕自可循訛

假平恕之詞則謂薰蕕不妨並列臂欲運而掣其肘也水欲澄而掘其泥也耳欲聰而鳴其釜也任者之心於是乎大沮乃始悟選悞遂縮瞻顧却走之爲知幾而得算也天下事尙可任乎哉今於是書之成而讒謗怨誅之施受可以兩忘略詳疏密怨徇遵襲之意見可以交釋然爲任爲讓亦當由是而審所去從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十一

慶遠府志後序

國朝 沈暉曰

天子命儒臣輯一統志下詔天下各以其省會府州縣之記載貢之京師於是省會府州縣各誌其山川風土人物儀制物產賦役禎祥災異忠孝節烈文章行誼以及古今沿革損益之故書成州邑上之府府復彙州邑之志以成其書上之省會省會復彙府州邑之志以成其書上之天朝然後史館采而輯之爲一代之全書則國史與邑乘實相表裏者也可不慎與與西古稱日南地遠於歷代帝王之所都惟是瘴癘爲侵煙嵐是苦入其境者方憂愁寥落去此爲幸何暇訪問遺俗攷究典章人物著書立說也哉一省隸九府九府隸五十三州縣其間自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七

桂梧平柳四郡外餘更聲教罕通於上國文物不擬於中華卽有可紀孰從而表彰之也故脩志以粵西爲急而粵西統志已成於某年月日惟九府五十三州縣不能各自成書以備參考余於戊辰七月調任天河赴縣治郡伯白公以慶遠府志見示余繙閱竟而愾然嘆公之未易才也夫慶遠猺獞雜處詩書無教如草昧之初開如羲皇之乍闢所謂山陵川澤物產戶版土籍風俗與夫災祥變異文獻無徵何所據考而公博綜宏覽搜輯靡倦以古證今纖悉無漏又獲幕中崖子襄其任哀然成集向之鄙俗今且爲聲明文物之邦矣至十月余復攝宜山篆公與崖子更探拾遺編綴緝時事又得藝文若干篇官制仕宦若

千條衙署祠宇圖若干頁命余考訂補遺付梓以成全書板藏
宜山縣庫行將呈之上官獻之 朝廷以副蘭臺石室博採之
助嗚日東南鄙儒侷陋無文亦得廁名簡末於不朽之傳是則
余之幸也夫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士生不得志老銜一命恆恐名節之不如政事政事之不如文章也平居談論好言慷慨一行作吏畏首畏尾惟知逢迎大吏全軀保妻子事之不治遑及翰墨哉又或詩酒自娛簡傲鳴高卒之庶務叢脞身敗名隳無所表見彼豈不欲兼之哉亦其才有能有不能耳若寄廬先生者可謂能兼之矣當大帥跋扈時岸然不詘終得行其志是政事之以名節傳也稍一牴牾拂衣歸歸而閉門著書以述坎壈憂危不得遂其懷抱是名節之以文章傳也然名節政事著於人間余不及目睹往往於其文章遇之益信夫二者之必藉乎文章而文章之非易易矣嗟夫世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十四

之爲文章者我知之矣攢眉搖筆累紙不休自謂漢魏自謂唐宋矣不明乎聖賢之道不識乎國家之事不貫通乎古今作者之意如蝸蟪蛄絮絮啾啾雖盈囊滿篋君子無取焉蓋君子之立言也必其中有所不能已而散寄於著述之中使賢者聞之而勸不肖者聞之而戒雖我之言未必盡信於人要負我志而欲與人共見之也先生始刺欽州也親戚色變朋友涕零而不以爲憂也及遷佐松江也向之色變者色動矣涕零者歡笑矣而過門不入不以爲喜也夫不以人之喜而喜不以人之憂而憂此其中有太過乎人者而非恆情之可測度矣松郡與湖邑錯壤雞犬聲相聞兼之艤艫遙接波浪時驚大帥飛揚意

不可測地危則難靜事煩則易撓而以身介乎其間卒使悍
將不能奪其守驕卒不敢干其法海濱遺黎不至盡爲鯨鯢食
者孰非先生一人之澤哉政事如是名節如是而文章又足以
紀之斯固天之獨厚於先生而先生之所以能兼有之者也我
聞先生之中讒也以大盜某故某湖人其始也湖之人一人激
之其終也湖之人亦以一人縛之而先生適以鄉人受譖迨盜
獲而譖雪獨怪以一人可縛之盜跳梁於文武大帥貔貅蔽野
之間而卒無敢過而問者亦可歎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五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閒疏其
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聖賢之言引而
歸之身心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
十有八章有攜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庵翁見之謂是
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旣成而寄於
京師命隴其自敘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
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
入其堂奧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嘗思乞身歸田整理書
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羈絆尙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
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遺尸素之慚云耳非能著書講
學也若其拳拳於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
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
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沈淪
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
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
道計者必自羞乞墮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
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

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焉

富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七



行其類多為之序
世意齊泯乎泯夫難而夫多其繁而論其論限尚深也

余蒞嘉定之二年奉部議以催科不力罷黜既謝事乃進其民謂之曰吾爲吏無狀罷黜固宜但願爾民繼自今以往早完官課無或後時耆民郁某等進曰吾儕小人非不知急公之義也往者故明之時吾嘉民之完課常爲諸邑先吏於茲者皆獲上考豈昔之民良而今之民頑耶蓋昔賦輕而今賦重爾姑以康熙十二年之會計與萬曆三十七年之賦役全書較之加增者蓋九萬有奇而自十二年以後軍興之所增者不在焉然則民安得不困而賦安得不逋豈其甘爲頑民哉因以其所輯加編錄示予予閱之喟然歎息無以對也夫主治國計者未有不知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七

民力之當惜也特以一事偶加未必病民不知今歲加若干焉明歲加若干焉加者不可復減後者又復議加積而計之民其能堪乎葺爾嘉定其土瘠民貧較之明季日甚而賦之加多如此其死於催科與流離失所者可勝計耶且夫九萬之中如地畝九釐之銀三庫四部折色之增猶爲他邑所同若官布折色之驟增至二萬八千有奇省衛行月之驟增二萬六千有奇則嘉定所獨也他邑之增不至如嘉定之多而猶不堪命然則嘉定之民日困而逋日積何怪也方且流離轉死之是懼而何暇顧其官之考成哉長此不已吾不知數年之後更當何如矣或曰子不知今之軍需孔急耶 朝廷固無日不以百姓爲念苟

四方底定自然漸次減除方將蠲蘇松之浮糧去沿海之坍荒
復九分考成之舊法豈特如萬厯所行而已哉子何憂焉而今
則非當言之時也然予又有說焉夫民之困憊有旦夕不能待
之勢而恤民者亦當隨時而爲之計故四方底定仁政盡行固
斯民萬世之福也卽以目前計之亦宜斟酌於緩急之間調劑
其輕重之平去其太甚而救其顛沛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惠
焉則是編也固仁人憂國者所宜急進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七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庵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旣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竇人之裝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崧

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哀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生者知所取則焉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王啓祿遺集

王啓祿之門人哀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生

者知所取則焉

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哀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生者知所取則焉

王學質疑後序

國朝 陸隴其

余既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舍矣因略述其生平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爲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己未舉博學宏詞授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眞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若有明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眞許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爲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竑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閹宦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東陽謂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皆侃直之風與芳瑾爲伍盡露委蛇之態而聲華素著獎借後

進故競爲之掩飾謂東陽若去縉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心之論也五年之中冤死者不可勝數縉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手而不敢異偶申救一二人遂詔以爲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敗齋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此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考其其辭也

其類齊則及於晉江之不河亦賦此世昔卓然不可磨滅而此

其也則然祖之賢里之氣味雖於其論猶欲盡其而卒爲

其舉證字對重也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

士而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

所敗齋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此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

書則其綱領也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千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

當湖孫氏故望族也其居湖田里者源遠流長蓋出於宋永昌侯名遷三者之後再傳而始祖孟昭公由四安遷當湖令子諱珩始居當湖之湖田里其後繩繩振振椒聊之實碩大以蕃且簪纓奕葉能以科第世其家而仁厚之風甲於鵠水不啻博陵之李河東之裴風義著聞蓋一邑之望云孫君仲芳喜其族之日繁而慮其單戚別派者之日以疏也大脩厥譜以合於吳江而屬余爲序余展卷旣畢喟然而嘆曰自合族之法不講於天下而世之忘其宗祖者多矣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古人立宗之道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仁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至義盡人道有紀禮之大者也後世宗法旣廢而族姓乖睽骨肉離異蓋有一父之子而數世之後不知爲何人者此仁人孝子之所惻而族譜之所爲重也族之有譜以合族也所以維宗法之亡亦猶行古之道也嗟夫後之君子欲聯族屬莫若復宗法而宗法又難以卒復宋之蘇子瞻請立小宗以敦親愛而終不見庸蓋古道之難行固無足怪若夫族之有譜紀其世系詳其源流睽者使通離者使合其事易其力簡其功大而世之人罕有加意焉者豈非風俗之衰歟然則苟有能加意於是者其可不爲之貴重而贊嘆之也歟夫力復古道以興仁孝而存宗祖孫君之美意亦余之夙志遂書以貽之

今之藝文志不過七略中之一家耳所謂儒家者流也湖之藝文志則又干腋中之輜毛也奚止自鄣而下哉然而波通宛委之山星屬微茫之斗上者激揚雌霓丰采凜然次亦含韞英華德音肆好莫不家握靈蛇之珠人侈吐鳳之瑞矣有開必先奏疏爲最竊聞古人有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誠使朝無闕事臣稀諫書言出如綸袞無可補鳴珂省掖熟臥花磚際斯盛也樂莫大焉不知都兪吁咈自古匪今將順彌縫是一非二或利普於仁言或折衷於典禮或豫綢繆之計或詰城社之姦甚者攫龍請劍破柱伏蒲諸君子者惟有滿腔熱血一點丹心犯守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闢虎豹之噴供投壺玉女之笑耳乃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若文人相輕詩人相嘲結習所沿賢者不免文集之富則石莊太史趙比部前後韻頰家有其書私從景仰之餘微窺先哲之誨往往以爲長水體大而不精雪廬論多而不篤自茲以還不甚難乎至風雅所宗是不一姓縉紳則屠宮論王滁洲提厥先鞭方領則陸山翁錢穉農實稱後勁或帙簡而已付卯刻或什繁而尙秘西藏夫文勢緩則腕力難收詩律嚴則筆陣不走平虛以參湖人之詩較優於文焉雖然人文爲地靈所孕輶軒從信美之宜儻與製錦而無干同於玉卮之無當此應劭所以著風俗之通襄陽所以標耆舊之傳荆楚所以有歲時之記東京所

以編夢華之錄也若建學若置城洋洋灑灑庶幾燕許之如椽
若勤民若肇祀炳炳離離直追左馬之逸調閒尋九水九山之
勝迥異一邱一壑之觀化人造論其拾竺書之餘津上清步虛
果授雲笈之真訣歟莫古於顧況望山一歌正當在崔顥題樓
之上其餘尺幅斑斑長源滾滾居民祭賽弔霍祠之刺藤行客
低徊嗟魯園之委蔓煙波滅沒舊是名士讀書之臺嵐翠希微
半爲高隱拂竿之所興言及此不覺慨當以慷淚下沾襟矣他
如王元美池亭之作稍涉蔥嶺游戲之言陳大士福源之篇頗
饒摩墨不染之趣李文正樂府臨闕故迭爲曼聲董文敏遺詩
經營未臻夫峰極所謂異地鉅公增輝敝邑者也更更有黃衣感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兆天子驚才紅杏鬧春尙書得句均從度繡豈曰雕蟲近者焚
草固不聞於避人溫室亦不言其何樹幸會休隆用如黼黻而
已乃至蠅聲蛙部妄詡文豪龔岳巴人公行灾木試爲仰面得
無恧顏

詩發乎情故人或有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及侘傺無聊之狀莫不寓之於詩而以投贈酬應爲詩則直謂之無詩而已往見都門游士於輓紅中策蹇叩諸貴人門門者箕踞以應日再往始得一候見顏色閒有賢主人乃置酒召客酒三行指客退矣斯其情亦淡焉漠焉已耳無情安得有詩而游者詩必成帙且雅與諸貴人投贈酬應無少倦是果發乎情者耶憶甲子歲客子先予入都同抱淪棄之感後予往來北平屯骨驚魂形影自悶然經過輒晤客子知其交游之盛固有足樂者矣迨壬申歲客子署爲成均都講挈室寓梅市庭有老樹雜蒔花草其下茗香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二

翦然日與名公勝流樹壇角技拈硯北之箋題坐街西之池館青門別袖紅院歡襟莫不和汝倡予淋漓醉墨而奚患於無情乎太抵情人或未必有才未有才士而或歎其寡情者也鬱輪曲清平詞不難動天顏之笑生貴主之憐則公卿士大夫之瓊玖縞紵蓋取而予之耳又何有哉昔唐山人游不越三百里而詩境清絕錢郎兩員外各擁大名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無兩君詩餞送人以爲陋而詩亦率不落俗韻則以投贈酬應爲無情之詩者其亦拘隅之言也夫獨是予邇來屏跡琰溪蝸舍鹿籬頗足自樂乃蒹蘆中竟無一字則又何也適客子以養疴見過出壬申歲稟屬予點定并欲以數言弁其端張燕公之推君

五經之書以孔孟爲指歸孔孟之書以大學中庸爲體要故先儒程子出之記中而初學誦讀必始於是大學中庸之義舉而聖賢之言無不條貫矣

皇帝登極之三年綱紀振興纖悉備舉而所尤重者教化之源於上諭十六條又爲萬言廣訓反覆詳明委曲周至頒之天下使長吏敷宣務以曉悟愚頑且廣爲刊布使童子誦習於歲科兩試能背書一二條者方准取錄蓋能熟讀則能深體童而習之先入以爲之主則邪慝不作而可以漸入於聖賢之域凡

聖訓所言皆修齊之道而本之於正心誠意明乎此卽致知格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物之大端所以然者以天命之性人皆有之盡由是訓而身體力行則

聖人篤恭而天下平矣 生甫 承乏海邦既敬宣

聖訓於愚蒙惟是大學中庸之旨程朱所闡發已得其精而猶有未及言者自大全諸儒不無疑誤惟李安溪先生爲能善發

程朱之意 生甫 服膺既久又略能推廣安溪之言庠序之士概

乎其未有聞也欲爲講解土音不同難以口授於治事之暇每

一章作文一首章之長者或析爲數篇言無文飾體必端整性

使前後貫通疑義剖晰務求合乎立言之本意以代說書與邑

士相參訂且付之剞劂以應他邑之來請刻成書數語於簡端

使學者知

聖諭之旨卽學庸之書而茲之口義亦無非所以闡揚

聖訓得先後聖同揆之義而一以貫之庶幾少補治化之萬一

也夫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三魚堂文集序

國朝 盧生甫

我鄉陸稼書先生先君子執友也世居泖上爲諸生時館於魏塘不常入城市閒一至踽踽涼涼人無知者爲學以聖賢自勵身體力行不事口耳庚戌登第之文一規一矩恪稟先民令嘉定罷歸其善政入人之深使聞者皆感泣乃始歎異之後再補靈壽遷御史直聲聞於天下旣歸休仍講學洞庭歿後門人梓其遺文始見先生爲學根柢的然朱子之傳在涇陽諸儒之上雍正三年

皇上尊崇

先聖加五代之封併詔詢近代諸儒從祀之當補者廷臣會議及本朝獨推先生無一人異詞遂奉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旨從祀

孔廟

甫

以先生道不究於當時學已彰于後世惟是

先生之生平雖鄉黨猶有未盡悉者何況遠方行篋中攜有同郡中書舍人柯崇樸所著先生行狀頗已得其大凡欲梓而傳之以告當世之景仰先生而猶未悉其學術政事之詳者使讀之如見儀型肅然興起以其屬於聖賢之學則流風所被斯道益廣是亦先生嘉惠後學之心也至於先生遺文皆關係聖學其偶然所作者前所刻本猶未別擇向與湯孔伯先生遺集曾手鈔校訂他日當並梓之是又皆儒先之精髓非所刻先生校訂大全之可比矣

天下有雅俗能辨之者則有眞文章眞人品而可以庶幾於道不然雖欺世盜名驚愚炫俗不足以當識者之一哂亦歸於銷磨滅沒而已雅俗之分凡山川城郭園林宮室衣服飲食玩好之物莫不有之而其微者則發於聲音文字之間自明者視之不啻陰陽寒暑黑白之不相侔也而昧者茫焉不能辨且從而反之雖有人大聲疾呼以提撕之而終不悟者何哉大雅之文根柢深長多讀書厚養氣無心於著述以邀當世之譽而性情所觸自然流溢而不容已談理得其眞盱衡往古則知其人而論其世如置身於千載之上而爲不可磨滅之論意盡而止文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成而法在未嘗規規焉以求合於古而古人亦不出其範圍此文之至者也世俗之士不求其本朝挹而夕吐貌爲而速化其亦烏知毫釐千里之辨耶今上御極六十年爲古今極盛之運會文人輩出霞蔚雲蒸近時經學大明其考核辨晰尤多宋元諸儒所未到而爲古文者則尙寥寥焉有橋西宋和者獨力爲秦漢之文紆餘繁緩起伏變化波濤溟滓光怪陸離不可方物向嘗讀其文而奇之此亦遠俗之士矣然其言務表而不近裏如木難火齊天吳紫鳳爲世所不經見之奇而無與於經世之大常可以爲身心性命之助則君子猶有所不取以其能爲文而又未知其所以爲文則

中庸兩記纂小序

國朝 盧生甫

儒家精要之書惟大學中庸易卦爻皆聖人時中之道自畫卦之初一陰一陽以至一卦可變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則自一而萬天地之氣機人事之往復已盡之矣然易雖極言人事一翕一闕無非天道若夫盡人合天自入德至上達有本原有主守有節次有交養有歸宿則莫備於中庸相傳爲子思子十五歲所作而義蘊宏深極聖人神化之妙總歸之於至實殆晚年著述以俟之百世聖人者與其言至精至密未易窺尋卽戒懼慎獨兩節程子猶通爲一意至朱子而後析之爲二以筦下中和始爲至當不易則其旨深微概可知矣自有明以來大全諸儒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俱未有發明至李安溪先生天資明睿用力沈潛研通書西銘之精理會孔曾思孟之微言其於中庸也以天命之性與相近之性爲孔孟之無殊以上下察之非言氣化以鬼神之專主祭祀以知人對知天與後之天道人道相應以誠言性以明言道以至聖至誠應至誠聖人而極言其充養互發之妙此皆千古不刊之論發程朱所未發非特不倍抑且有功使朱子尚在亦當把臂入林亟相印可所註有中庸私記四記二集私記者先生之謙猶未欲輕以示人也四記者想鑽研所得已非一次至再至三至於四而其論乃定也甫受而手鈔藏之篋笥時時繙繹至壬寅癸卯閒在臨課士作大學中庸口義皆依先生大指

而臨文靜會亦有所得可以補其未備因思先生成書未刻猶然望道未見之意而其嘉惠後學之意不可泯沒終當公之天下後世兩記之言雖理皆一貫而有分合詳畧之異顧此失彼繙閱未便乃纂而一之而意之所未盡者卽以管見附列於後學者受而讀之無輕議前賢無拘牽成見虛心以求其理之合研理以得其心之同無微不至觸處皆通則可因安溪以達紫陽而中庸之微旨所以爲儒家之精要者其益闡於此也夫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中庸之微旨所以爲儒家之精要者其益闡於此也夫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
君子之於道也
一貫而分合精畧之異顧此失彼
繙閱未便乃纂而一之而意之所未盡者卽以管見附列於後
學者受而讀之無輕議前賢無拘牽成見虛心以求其理之合
研理以得其心之同無微不至觸處皆通則可因安溪以達紫
陽而中庸之微旨所以爲儒家之精要者其益闡於此也夫

西冷邱禹平詩序

國朝 盧生甫

夫人之性情不能以不動也篤志於人倫結懷於儔侶感觸於蟲魚徘徊於古人之成迹徜徉於山巔水涯之間忽忽如有得欲已而不能已於是乎一唱三歎以咏歌之使讀者油然如親其地而見其人則如是之爲詩而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彼獮祭者之爲也靡也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風來水面自然成文又何必嘔心而之鬼耶古今之不同者時也史漢不可以爲左國韓歐不可以爲班馬而曰詩必漢魏也優孟衣冠僞而已矣句梳字櫛索瑣構癡刻楮三年離其天巧又烏知工於詩者之亡其詩乎少陵之詩無所不有而之所以獨至者性情而已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三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山谷意理幾幾近之而矜琢未化得其性情者其劍南乎劍南之學陶豁萬有邇而遠淺而長苦心孤詣神明於規矩之中初讀之而喜坐臥觀之百思之而未之厭也嗚呼後之言詩者微斯人吾誰與歸西冷邱子禹平少慕朱郭之爲人後則折節讀書一變至道嘯咏於湖山馳驅於翰墨旣而四方求友萬里迢征北遊孤竹之墟南入巴賈之窟臨深履薄優然風木之悲望雁看雲渺矣河梁之思凡此者皆詩境也又烏得而無詩觀其諸作皆一往而深不爲時所惑未嘗有意於劍南也而於劍南爲神似則性情之爲也豈世之鈞深索隱雕辭琢句者可同年而語耶今者劍南往矣試

漢高約法三章而蕭何定律律所由昉也程子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至於唐而律精且詳矣漢除鞭背而宋猶杖脊李若水按獄一女奴逃疑爲家長所殺數人當坐死若水潛捕得之始出其罪是故宋律不足言至於元而壞亂極矣明祖定律監於漢唐殿中牆壁閒徧黏律文出入省覽斟酌損益著爲成憲行之幾三百年 本朝定鼎雖少有增刪而大體皆因之而不變部頒定本止有律文而無註疏刑名家以律文渾淪簡質非細爲推求未易明晰恐誤後人故自明以來有瑣言管見據會箋釋佩觿訓鈔讀法須知諸刻或添註於旁或詳解於後讀者始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得一覽瞭然近二三十年閒李木庵都憲有增刪王肯堂箋釋本盛行於世後刑科譚左羽諸公奉 旨較訂律例又取李箋及各本而增刪改正之已成書進御尙未刊行歲壬辰生甫以筮仕在邇取律文細爲講讀見註疏之精確者固多而謬誤者亦復不少纖悉之辨不可枚舉而其大者約有數端強盜姦殺而免梟首則非懲創之經男女妄冒而可仍依則亂婚姻之義民殺官卑殺尊而罪不加則上下之等亡女出嫁男出繼而刑不減則功罪之疑反妻妾被出者義絕改嫁者義未絕幾於以重爲輕妻父母不在總麻中並不在外姻中所謂矯枉過正枉法賊以一主不折半是真亂法舞文賣卑幼爲妻妾而無罪豈

非粗疏脫漏連累不可誤引漏泄未必獨輕若此之類或顯背王章或隱違經義或自起支離或不顧情理質之當世之老於刑名者皆久爲所誤莫辨其非卽心知其謬又以舉世遵行不能獨挽且以條例繁多一事數易前後乖違吏胥得以上下其手亦安能一一而正之而獨是之急爲夫條例之可議者甚多矣然例者世輕世重不過誤在一時而律如日月江河則將誤在萬世用刑不愼譬之庸醫不能辨疾其誤止在此醫律書有差如素問難經解者不得古人之心而妄爲之論說則誤者將無窮期矣是以不憚大聲疾呼每條詳爲之辨他日將呈之律例館刪脩之時或採取其說且質之當世之鉅公或得以轉達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望

明廷行之當世不然則亦存此議於天地之間以俟後之有識者而已至於妻父母之重輕不一斯固律義之歧毆業師之篤疾不加則本註家之闕犯罪分首從二說皆有至理所當執兩用中家長論期功下殺卽是旁推庶幾原情定法停囚待對兩事不得相移子母成毆雖妾豈同凡論若夫繼嗣爭訟最多是以立嫡尤宜細晰亦皆可以備鞫獄者之折衷故并附其論於後焉服圖本宗九族妻爲夫族妾爲家長女爲本宗皆闕漏不全外親妻族及三父八母則參差謬戾另爲增刪改定其餘註疏有錯誤而新律改正者新律有未當而沈子衡似擬疏辨正者則皆不備於此云

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輶軒之使採風列國凡民間之謠諺以及里巷士女之謳吟無不畢登以故俗之正淫政之得失釐然備具可考而知也嗣是以後其制雖廢然人之感於心而形於聲者長言不足詠歌嗟嘆未嘗泯滅則審其聲之悲愉欣戚而心之所感可知矣余觀治平錄一書流覽終篇而不禁躍然以興曰美哉林侯之善政宜民何其漸摩涵煦之深淪肌浹髓邑之人士戴侯之德紀侯之政碑載於口而言之成文者洵乎炳炳烺烺足以被管絃而光史冊也蓋我侯以名家子少登賢書筮仕楚疆政聲藉甚旋以憂歸歲辛丑補任當湖令當湖僻處海隅地饒民稠素稱難治逋賦多而撫字與催科難兼也雀符警而水弱與火烈難調也雀鼠繁而化頑與安善良之未易盡輸其情僞也乃我侯下車以來本愷悌之實心以展其撫綏之偉畧爲民興利爲民剔弊再期之閒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由是士服其教民安其化卽窮鄉野處之眾以至牽車服賈往來於吾邑者莫不向風慕義輸誠而褒美途有歌巷有頌輶而纂之勒爲一書嘻是豈尋常頌德之言大而多夸炫華縟以工獻諛者比哉詩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夫惟有樂只之德不愧爲民父母者斯其音之所以茂而不已也歟今讀斯編其擘以綏者其樂心感也發以散者其喜心

感也直以廉者其敬心感也和以柔者其愛心感也夫豈有唯
殺粗厲之音足以疵我侯之政哉今我侯果以循卓膺內擢矣
他日含香粉署黼黻

皇猷必有紀侯功德勒諸金石以垂不朽則治平錄實爲倡始
亦猶雅頌之文先之以國風也云爾

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望



小前經陰之文夫之以國風也
皇朝初會錄書真誠時滿全以爲進不殊眼前平趨實爲
謝自合香傳晉禱

風也直以廉者其敬心感也和以柔者其愛心感也夫豈有唯
殺粗厲之音足以疵我侯之政哉今我侯果以循卓膺內擢矣
他日含香粉署黼黻

西野筆譚自序

國朝 俞欽奇

余生好異人可我獨否人棄我獨取往往與人談不諧於俗人皆嗤之莫非好異之誤也然秉性若此卒不能禁其嘵嘵於是不傳於口而傳於筆舉凡耳目所及或事之異人之異言之異與夫風雲月露山川土俗草木鳥獸之異皆筆之於殘編斷簡歷年以來積如干言癸巳春行年六十有一常慨俗愈薄人愈險若江河之日下而莫能挽可言者不敢言不可言者又未能終於不言乃搜之敝篋中散者聚之叢者刪之合而成帙名曰筆譚夫古之人立德立言發於辭者爲天下後世法余何人斯而好爲是嘵嘵者哉雖然余非妄譚者也有合於世道人心者當湖文繫初編

卷七

器

則喜而譚之故詳其姓名有乖於世道人心者則惡而譚之故畧其姓氏庶幾後之覽者欣然慕惕然懼盡去其虛囂之習而歸於醇朴之風則是編也於後世不無小補云耳

